

續
漢
志
集
解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後漢書四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夫威儀所自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曰爲禮儀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注

謝承作謝沈

案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卽本周志卽意見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卽本周

所改定並其名

因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諸儒或云周禮爲禮儀禮爲威儀或云儀禮爲禮儀戴記爲威儀而以禮儀爲專

指經禮則同

詳本志曰如禮曰如儀乃合禮與儀併名之初不依經指禮運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左襄三十一年傳君有

君之威儀臣

有臣之威儀志亦刺取經文別自爲說馬班陳范無此蹈襲亦必非邕志所有矣漢志屬有吉凶事輒詔太常具禮儀

殆卽周所

依據乎

禮威儀每月朔日太史上其月麻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

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曰祭日日有變割羊曰祠

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絺

曰行禮如故事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之也何休曰魯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

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魯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

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先盡天闇冥恐人犯

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

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

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

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

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

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

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台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

周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集釋惠棟

曰沈約云晉時史官答詔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

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致負之法古來

黃帝顛項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絳

領袖緣絺疑作緣晉志引漢儀作緣絺袴絺漢官儀曰漢家赤行

齊著絺袴絺又注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

開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云救日使
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又注巡察守備宋書禮
志作伺察守備黃山曰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麻先立
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
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
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杜佑通典云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
始焉其後因而沿襲凡言時者謂四時耳案漢制大暑讀令明著
爲五時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見讀四時令
服黃之時獨闕高堂陸謂土旺四季其令隨時故無服黃之令杜
云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矣是則本五時省爲四時耳但通事既
言前後皆不見服黃之令則漢末已省讀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見讀其令又可知初制本按月讀之寢久
遞減宋禮志乃改爲每歲上其年麻則於下文言朔前後者不符
開元禮皇帝讀五時令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
告此并三月爲一時讀之雖名月令非每月朔旦上之蓋卽沿魏
以來故事至志言有司尚書侍郎見讀其令卽唐尚書之先讀令
矣郊特牲祭義皆言郊之祭主日魏文帝詔漢代不拜日於東郊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洛陽二
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是則志所云朔前後
二日牽羊酒至社祭日亦有司自爲之非國家典制志因漢制亡
闕姑就有司之事存其大略故前言有司後言執事也後漢尚書
六百石與尚書令殊侍郎四百石見百官志皆有司之官宋禮志
乃以尚書爲卽尚書令三公
之上亦不符不容據後改前也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曰示兆民至立

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

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

又案魯恭傳永元十五年案簿刑改用孟夏故須麥秋此詔當在

永元十五年故事也

正月上丁祠南郊

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

皆可接事昊天之日集解先謙曰注牛一各本同白虎通及書召

諸本文均作牛二黃山曰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引

書牛二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北堂書鈔九引五

經異義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也辛者自克辛也易書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正義引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

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也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曰次上陵西都

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

蔡邕獨斷曰凡

與先后有瓜葛者集解黃山曰瓜葛謂上四姓親家婦女也此注

引獨斷有脫誤僅存入字在諸王大夫下遂不可通詳獨斷原文

云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

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

計吏何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卽此志所本瓜葛本兼言先帝非

單言先后諸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遣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

百官而與郡國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

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鍾鳴謁

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

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尙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

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前書志曰文始舞者

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禮樂闋君臣

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曰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

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

車駕上原陵祭。祭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儼然謂同坐者曰：「問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其禮不可盡得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尙書陸西陸爲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願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豈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豈退而記焉？」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豈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遠，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爲豈之言，然集解惠棟曰：「漢雜事曰：尙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大夫計吏皆當軒前下。」注建寧五年正月建寧上一本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熹平元年正月事，是年五月始以建寧五年於熹平之上，又止載上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遂列建寧五年於熹平之上，又止載上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考當合二年爲一年也。又注今見威儀云云，威作其創，作朝陸西作階，西陸爲作祭，設久作又宜作常，周壽昌曰：「案靈帝紀建寧四年次年卽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黃山曰：「前書元本紀復孝惠皇帝寢廟，圖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成木紀復太上皇寢廟，圖是前漢帝后本皆有園陵寢廟之祭，故志言西都舊有上陵祭，豈獨斷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本注引豈。」

記既云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盡得聞亦必嘗聞其略不應又云創自明帝矣惠氏據按創作朝是也獨斷又云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記亦云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志載占穀價及民疾苦乃不及諸王大夫蓋以郡國各有計吏而

省之耳**最後親陵遺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

丁

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璆瑠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谷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推人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尊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水於日爲明水

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卽更衣巾侍

上蒸乃祀之集解惠棟曰一本注且作朝二作三鑑燧一作陰燧

火燧一作陽燧周禮攷工記曰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

鄭元云鑑燧取水於日月之器也劉向曰準鄭注則凡齋天地

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

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汗染解齋

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引漢

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婦人汚也周壽昌曰楊慎云婢變謂月

事也黃山曰孔穎達左文六年治晉灣洲疏洿者穢之別名不潔

之謂也趙岐孟子蒙不潔注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面是巾帽犯

汗卽爲不潔有汗染解齋志通男女言謂搗染外物之汗祭統及

其將齋也防其邪物卽防汗染也先齋一日有污穢可澣浴滌除

故齋祀如儀在齋日內則爲不慎防誠意未至故解齋而使副侂

行禮若舛變不侍祠雖見於副侂行禮先齋一日有污穢災變齋

先齋一日宜不得仍齋祀也副侂行禮先齋一日有污穢災變齋

祀如儀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曰靈帝時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

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于尚書西祠可齋否

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

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

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大喪唯天郊越縹而齋地

神明本無嫌同祠日又寬可齋無疑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

引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衰似家

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

其儀如郊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氏惠棟云氏一作時黃山曰

志越縹王制文鄭注越猶躡也縹車索孔疏未葬

之前屬縹於縹以避火災今祭須越躡此縹而往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集解黃山曰通典漢改皇帝

冠爲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秦惠田云甲子丙子用剛日也亦桑弧蓬

矢之意山案前書惠本紀書皇帝冠昭本紀始書帝加元服則定

冠日始惠帝改冠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

名當始昭布矣

通天弓據皆如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

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

年遠於佞近於義齒於助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摘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乘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承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尙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集解惠棟曰開元禮曰用曹褒新禮四加也以據富從五禮新儀作冠訖又五禮精義曰士冠于廟諸侯于太祖之廟天子當冠于始祖廟也如禮謁謁世祖廟也黃山曰班彪傳注在上曰據志以據蓋謂卽據此通天爲常服也士冠禮三加受爵弁服仍易服服元冠未爵於朝禮止三加則無最後可據之冠自大夫以上皆有之矣曾子問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鄭注不醴明不爲改冠是卽據矣與服志通天冠爲乘輿所常服又云未冠童子憤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冠憤也句卷屋者示尙幼少未遠冒也隋志後齊皇帝加元服著空頂介憤以出是其制然則必加元服而後得據通天可知况天子必冠於始祖廟故曰皆於高祖廟改以據爲冠訖是旣冠而後於高祖廟矣將行冠禮於何所耶是新儀王公百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入必不可從也

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

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

周禮展牲于費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哺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使

牽牲入到榜廩儀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曰
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
前今之郊 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

干寶周官注曰納亨

祀然也

納牲將告殺謂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

向祭之辰也

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
曰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
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

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集解惠棟曰應

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親帥三公九卿戴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已享

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邠人藉稻杜預注

曰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爲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

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

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日闢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

難無違也集解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逸此本尙

耕時

書無逸爲說也在勸以訓百姓無逸以示子孫義各有當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已次耕禮曰天子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

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

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

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未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

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

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力

田種各獲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

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曰古

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

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故知藉

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

也杜預注曰鄙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禮曰藉稻藉也

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

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殺皆

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黍盛皇帝躬乘耒耜而耕古為

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種早也種晚也干寶周禮注

曰種晚秬稻之屬陸陵穀黍稷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陵作交

黃山曰明紀注引續志作既事告祠先農是祠在耕之後也又明

紀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

於藉田官祠先農皆先言耕後言祠蓋耕畢而祠既祠乃頒賞賜

漢制本如此今志首著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
已下特補著始耕之儀賀循謂漢耕日祭先農尤可證耕祭同日
矣自劉宋文帝後乃先祠先農另日親耕一遵月令元日祈穀元
辰載耒之文則古文之說也然周語說文公詳言藉田之制司空
除墮於藉乃係耕壇周頌噫嘻載芟二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
之御田祖祈甘雨又在我田既臧之後漢親耕始於文帝而前書
本紀載其詔書不過曰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而已
則先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向也志載皇后親蠶亦先蠶後祠其義
益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
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春秋釋病曰
大夫禮鼎俎遵豆工歌縣何休曰
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曰特牲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

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

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

新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禮祀上帝于郊

禘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禘祀也吉事先

見之象也蓋爲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

棺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
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獨弓衣也祀以高
禘之命飲之以醴滯以弓衣尙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

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嘗於臺上有飛鳥墮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禋官嘉神館林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束皙荅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雩祭解惠棟曰明堂月令曰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請子許慎云禘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黃山曰前書辰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爲立禘祀使東方朔枚舉作禘祝枚乘傳乘擊子舉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禘祝皆不從故事又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賦賦是武帝皇子已生乃肇禘祀報也非祈也明非用月令之文矣後漢雖有舉不廢然帝后本紀亦訖無祀禘祈子之事蓋以時使有司祠之故其禮略不著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孝經攷神契曰

尊三老者父象也謂者奉几安車黼輪供綬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輓輪蒲裏輪供綬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綬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

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轆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
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
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
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
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集解洪亮吉日案三老李充出妻桓榮
亦去首妻復娶華嶠書榮長子雍早卒他若楊統等皆再娶生子
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惠棟曰闕三老袁良碑曰羣書以君父
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此其證也案男女完具者謂更
老所生男子備具非指長子劉昭駁之非也黃山曰白虎通言老
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
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
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
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注引宋均三五之說卽本於此鄭
說三五雖皆與此異然仍謂老更各一人蔡邕乃云三老三老五
更五人方觀承據以駁白虎通謂父不可以三兄獨不可以五乎
夫父既不可有三兄自不宜有加於父漢代養老亦初無兼用三
人五人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禮記射天子皮郡縣道行鄉飲酒
之事也行大射之禮弁素饋射射天子皮郡縣道行鄉飲酒
子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姓以犬鄉冬亦如之石梁論口鄉射合
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
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鄉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
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素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

長也玄冠衣皮知節服與禮異服皮應劭曰漢家郡縣享

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邊俎皆如士制彙解周書昌

曰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

太牢祀孔子木書孔伋傳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

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

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黃山曰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

一見至鄉飲酒禮據李忠伏港二傳光武世郡縣已行之鄉飲酒

禮鄭注既云今郡國十月行此禮則自明帝後亦無改焉漢制親

祠孔子必幸闕里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

非親祠在章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

則親祠在章帝前矣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春秋行禮事由魯相史晨奏請亦有碑又在乙瑛碑後蓋始不用

大司農給米也若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值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

司農給米見闕里志與置百石卒史詔碑同事山司徒吳雄等援

魯前相瑛所請奏行故亦名乙瑛碑碑中大酒兩見字皆作大不

作犬攷漢自高帝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後皆遵守無用犬者此碑

既言由河南尹給牛羊豕不用犬可知古惟祀門用犬不見於他

祀鄉飲酒禮其牲狗也穀繼公云用燕禮之牲明非祭祀之牲周

代鄉飲原不祀先聖先師漢禮所由起因行釋奠例用酒脯屬

肉乾也非牲闕里祀孔尤與鄉飲無涉自不用犬周氏以爲時祭

用犬殆誤大酒當即大祀之酒備五齊三酒耳凡祭先如是七郊

酒故釋奠言酒脯犬酒爲文有同牛酒之偏亦不類也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

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盧植

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皐緣領

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

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集解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先謙曰

惠說是禮伊耆氏供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

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

賓階至階集解惠棟曰至下應有裨字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

禮記曰天子適饌省禮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

亦如之謹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遣王莽之亂

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于拜也詔從鈞議謹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于拜士

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
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集解黃山曰
白虎通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
車輶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此注上
引孝經援神契亦云尊三老奉几供綬五更接禮交容其文正同
是交禮本專就五更言非所論於三老董鈞爲慶氏之學衆大數
之傳駁議必本於師志文約言之虞喜自不考耳尸乃假攝故儀
禮有答拜之文養老乞言非同假攝譙周以爲比價矣陳立白虎
通疏證云譙氏說經
多由臆斷未可據也
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
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
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
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

蓋丁字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

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關戰雜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
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
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
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殿
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
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
祠先蠶禮

目少牢

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于薄
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

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蒿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
織室以作縷縫衣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
得亦以作縷縫衣服得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
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築解惠棟曰晉
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中又苑廡一作苑窟于實曰
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廡婦人先蠶者也又河南十二縣境
簿曰蒿觀在廣陽門先謙曰官本注苑中下無於字巾作中
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集解錢大昕曰絮古禋字應劭
說文無禋字惠棟曰蘇林云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醯黃
山曰續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絮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爲大
絮也文與此同而官民作宮人案作宮人是也志爲朝廷明禮儀
不當僅載官民之事是月連上皇帝祠先蠶爲文即明帝永平二
年三月上巳事前五志高后八年三月祓禳上元后傳春幸
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皆其故事漢祓除之禮
自天子及官民固皆行之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辰出
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前書外戚傳武
帝卽位數年無子祓禳上當亦率宮人行之本書周舉袁紹二傳
皆載有三月上巳之會鄭元女巫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足知官民相沿漢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絮絮者
未未廢符此不當作官民耳

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絮之矣

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者絮也

春者蠶也蠶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
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
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禱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
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
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絮濯謂之禊祠引流行鶻遂成
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
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禊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
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
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維惟嘆
玄黃本傳大將軍商榘亦歌泣於維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
者焉集解惠棟曰絮讀爲禊故云謂之禊也故下引風俗通曰禊
者絮也又月令暮春始乘舟禊于名川也又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
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又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
三日不以已也黃山曰續齊諧記晉武帝問曲水之義孽虞言漢
章帝時徐肇以三月朔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滿酒
就水洗滌去災帝曰如此便非佳節尙書郎東晉謂虞小生不足
以知之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流波又秦
昭王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及秦霸乃因此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爲盛事案孽虞所言與此
注郭虞事略同而以爲章帝時徐肇事固爲不經卽東晉所言亦
不足爲典要但袁紹傳注引麻法三月建辰已卯退除可以拂除
災及韓詩薛君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拂除不祥而此言漢書
八月祓禊水是漢初已有春秋兩祓矣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

七月十四日又與漢用八月殊皆不知何所昉也

虛受堂

十

禮儀志上第四 終

後漢書四

續漢志集解第四校補

禮儀志上絳袴紵

紵原譌絲已正官本不誤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柳從辰曰埤雅瓜葛皆延蔓相

及故屬之縣遠者取譬瓜葛案以瓜葛喻親屬昉於詩之瓜瓞葛藟本爲雅言觀王導笑謂其子相與有瓜葛義亦第主親屬不主縣遠自後世專以疏屬爲瓜葛而雅言亦等里語矣

集解諸侯家婦

柳從辰曰今獨斷家或作冢但下文

注引謝承書荀光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則不必限於冢婦抑侯家婦與先帝后有瓜葛者不定冢婦也

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

薦之

柳從辰曰孫韓本漢舊儀作以切牛毛血多血字

集解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

柳從辰曰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今案水沃牛肩毛切牛尾猶之可也如竟切牛尾則牲體不全矣古亦無先薦尾之禮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

侯康曰通典後漢仲史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

大夫郝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或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懼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

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賀會宴樂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

錢大昭曰安帝以正月庚子冠濟北王以正月壬子冠則

庚子壬子亦吉日也今案頭陽屬天而冠日用子舉甲子丙子以起筮日之例耳古之筮日吉事先近甲子不吉則筮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時其吉皆可用固非有異耳

正月始耕

侯康曰南齊書禮志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何佟之議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

後王相承用之顧嵩之議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遠埽田魏弘治乙丑耕疑此與辭之月雖始不酌舊用丑實兼有據觀此知漢耕藉田多用亥日閒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繁不

錄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舊儀曰至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柳從辰曰

孫輯本漢官儀作戴青纁冠青衣載青旂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互校實皆非完文

有司告事畢注漢書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侯康曰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於

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

三反之此謂好問公羊桓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于畝
諸侯百畝白虎通多公羊家言故與邵公注合據此二說則漢
用公羊禮也今案漢興雖禮經殘缺古文之說卒難施用中興
後言禮者多尊用慶氏其言禮必有異於二戴者祭統之說則
戴氏學也唐貞觀三年初議藉田孔穎達卽援祭統駁東郊爲
不合古禮太宗曰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
矣所謂天子親耕於南郊蓋訖未有用之者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

官本如是作於是錢大昭曰閩本作於是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

錢大昭曰公本又作三公

祠先蠶注而皇后親桑於苑中

官本親作視非

今蠶神曰苑廡婦人寓氏

公主凡二神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今作祭案黃省曾蠶經云苑廡婦人先蠶也蜀有蠶女馬頭娘歷代所祭

不同據此則作今非誤矣且上巳云祠下不必更言祭文主釋蠶神亦非就祭蠶神言也

天地宗廟羣臣五

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

諸天下官皆詣蠶室

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舊儀臣作神得以作巾絮上有皇后二字諸天下官下有下

法二字今案臣作神及多皇后二字皆較勝此注所引惟通考注所引又全與此注同

是月上巳

柳從辰日風俗通巳者社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禮儀志中第五

立夏 黃郊

請雨 立秋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祠星

立冬 土牛

冬至 遺衛士

臘 朝會

大雉

後漢書五

梁

剡

令剡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

旱也公卿官長曰次行雩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

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讒夫昌與侏昧使童男女各入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

旱雩祭而前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

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

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

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
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
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卽起雨注
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
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
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以賽各如其常半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
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集解惠棟曰董仲舒云廣陵
女子諸巫毋大小皆相聚其郭門外爲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
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
到卽起雨澍而已江都相仲舒下內史丞書從事其都閭吏家在
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
使巫相推擇絮淨易教者祭跪視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
旱恐不成謹進酒閉諸陽衣阜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
甘羞再拜請雨閉諸陽衣阜興土龍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
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
大雨郭璞曰今之士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董仲
舒云春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母伐名木
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入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
蒼蠶入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入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
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
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
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樹奉牲禱館本牲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

長入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去八尺小僅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閩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閩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豕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豬閱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龍母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曰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齋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閩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審母舉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餼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閩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疋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

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糴九其神太昊祭
之祠木魚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
龍一長九尺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
間相去九尺蠟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
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
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母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
尺植黑糴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
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
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
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
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
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
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
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祭其
象類而爲之集解惠棟曰注祭之以母龜龜一作廝母音模禮記
謂之涓母龜音移周禮曰飽食又注他皆如前此下有神農求雨
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
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沾類人北方嫗注下人舞之
四十九字又注煎上有無字又注太昊太作少又注他如前他下
有皆字又注爲四通之壇爲上有各字又注祀禮如春祀作視北
宋本亦作祀又注四時皆庚子日皆下有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
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又注緣其象類而爲
之新論又云余難曰頓牟磁石不能負是何能拾針取芥子駭窮
無以應黃山日注引董說今據凌曉繁露注本除惠校己錄外又

令民禱社稷稷下有山川二字家人祠戶祠作祀下祠竈祠中雷

祠門祠井皆同暴巫聚蛇蛇作厖具清酒搏脯搏作脯下搏脯皆

同辯口利辭者口作言恐不成成下有實字為大青龍一青作蒼

諸里社作鑿社與三歲報豬三上無與字置之里北門之外里上

有於字皆燒豬尾豬上有纓字報以豚一以上無報字豚作豬拜

跪陳祝如春春下有辭字為赤大龍一赤大乃大赤二字誤倒長

七丈居中中下脫央字酒脯祭齋衣赤酒上脫具字祭乃祝之誤

赤下脫衣字令縣邑一徙市邑下有十日二字毋舉土功舉作興

於中央皆南鄉中央乃南方之誤皆齋三日齋上無皆字老者亦

齋三日者下脫五人二字亦通社中於閭外溝溝上有之字蝦蟇

池方五尺蝦蟇上衍取字冬舞龍六日舞作舞祝齋三日衣元衣元

作黑蝦蟇池皆如春如上無皆字凡求雨大體雨下有之字丈夫

欲戴而居而居作厖又僮作童一立土人舞僮二僮七日一變如

作壹旁作傍鄉或作向皆小異

故事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暎之事鄭玄曰聖赤草葉羽為反拘

之也早暎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館棘草

朱索社伐朱鼓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

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

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集解
惠棟曰注成帝二年北宋本二作五黃山曰反拘朱索
社伐朱鼓乃既雨之後止雨之事志因求雨並及之
禱賽呂少
牢如禮漢舊儀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集

解黃山曰杜氏通典云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早太常禱天地宗廟馬氏通攷亦云漢氏未嘗舉雩祀蓋自古文之說昌僉謂雩祭有二以月令仲夏大雩帝爲正雩以司巫舞雩爲因旱而雩且以周頌噫嘻爲正雩之詩大雅雲漢爲早雩之詩實則雩爲吁嗟求雨之祭自有定詁公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穀梁傳十一年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卽左氏龍見而雩亦謂龍星主雨不雨卽當行雩至秋始雩則已失時正志雩盡立秋之義非月令之雩帝也周官言祭最詳而舞雩止屬早暵不關享帝噫嘻爲春夏祈穀所歌毛序同於魯詩著爲祈穀並非祈雨自月令以雩帝爲卽祈穀之祭而祈穀之時又非卽乏雨之時於是服孔二家遂訓雩爲遠謂遠爲百穀祈膏雨後儒亦詆其不經而仍塤信有祈穀之雩若祈穀於春則龍固未見準之左氏亦不合矣西京祀典皆依今文東都相承不改故但有旱雩而無正雩杜馬乃少之非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

丁孚漢儀曰太常任蓋下東向

讀文與此異也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冊皇子 爲諸侯王皆以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 謁者引當拜前當

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爲某丁孚漢儀有

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惟

稽古建爾于位爲尊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祇厥緒時亮天

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集解洪頊焯曰安帝紀永初三年夏四月

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與此年月全異黃山曰志言拜皇

太子諸侯王公皆拜爵而注僅舉夏勤拜官策爲比蓋漢典禮殘

可徵也 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尙書郎曰璽印綬付侍御史

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

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

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

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尙書令臣驛僕射臣鼎尙書臣旭臣乘臣滂

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

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

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

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日以定臣請太尉司徒司空

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謹臣鼎臣旭

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恩閭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與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未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館本館本今使太尉襲使持節通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絛組以臨兆民館本館本奉聖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卽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聖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奏畢住位太尉襲授聖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聖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好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比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卽位威儀赤紱玉璽集解錢大昕曰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本紀七月癸丑立貴人宗氏爲皇后又按靈帝紀太尉聞人冀以三月免官此立后乃在七月或紀所書月日誤惠棟曰注尚書令臣器疑劉器僕射臣鼎曹鼎也尙書臣旭疑魯旭注人曰宜哉人作僉注卦得承乾兆名也坤承乾爲大吉之兆也注宗正祖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爲郡屬曹吏太守公孫慶舉孝廉又祖女春龍見真誥注立貴人爲皇后其踐爾位注脫一后字從北宋本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曰朱索連

葷菜彌牟朴蠱鍾

集解錢大昕曰彌牟五字未詳黃山曰正字通引郝敬說彌牟爲禦止塗抹之義不知何據前

書景本紀侵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蟲也則牟朴蠱鍾對文蓋

皆指蟲生之處而名之彌者以葷烈之氣辟之禦使不得萌生耳

秋官庶民除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剪氏掌除蠱物以攻崇攻

之以莽草熏之葷菜卽嘉草莽草之屬禮致膳則用葷桃菊以辟

凶邪膳於君亦有葷桃

菊用桃必兼用葷也

呂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呂

施門戶集解錢大昕曰桃印宋書禮志作桃卯注稱桃印本漢志

所以輔卯金則印當爲卯之譌黃山曰事物紀原載漢用

朱索連五色剛卯爲門戶飾是桃卯卽剛卯矣而

代呂所尙爲飾

與服志明以卯爲印則桃卯亦可謂桃印非譌也

夏后氏金行作葷焚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葷葷有叢呂氏春

廟薰以葷葷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

故用葷者欲人之子孫蕃植惟林雖不失其類有如葷葷者交

易陰陽代殷人水德曰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曰桃

爲更集解錢大昕曰更卽梗字下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呂五

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呂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日

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

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
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
命所曰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

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常絳衣也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曰薦陵廟其儀乘

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曰鹿麋

月令曰天子乃厲敕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教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

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

集解惠棟曰還上脫於是乘輿四字遣使者齎東帛曰賜武官

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武官倍於文官

武官肆兵

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名曰乘之

月令孟冬講武天子講射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踞踰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

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

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爲

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

館林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

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

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卻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

以蒐田夏教蒐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

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感獨斷曰巡

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

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爲下唯此時施行魏

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

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

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

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集解惠

棟曰周禮射人射牲鄭元云今立秋有驅劉云賈公彥云立春遣

使者齋束帛曰賜文官

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

五匹卿

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

十四

射牲

集解先謙曰官本司下無告字

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鷹

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鷹鷹而真水楚俗常以

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鷹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爲鷹祭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集解惠棟曰呂氏春

秋八月紀曰養衰者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云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供老人之杖論衡云七十賜玉杖

著鳩于杖末不著爵 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

集解惠士奇曰 長下九字 端曰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惠棟曰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酒囊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

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

集解先謙曰官本季下提行祠

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

集解先謙曰官本月作日是

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

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

集解惠棟曰五經通義云冬至所廢以廢兵鼓商放不行君不聽政事

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

春諸王時變服

集解惠棟曰王北宋本作五

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

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

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

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

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氣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

故大熱也冬至陽氣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集解惠棟曰注陰

陽氣微陰字衍黃山曰注引白虎通今據陳立疏證本至日所以

休兵至日作冬至不與事興作舉陰陽氣微作陽氣微勇以扶助

微氣扶上無以字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夏主有故孝經

議曰五字陰氣推而上陰上有反大寒何四字疏證謂月令仲夏

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仲冬身欲盡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文義正同易復象辭執言至日閉關未分冬至夏至暑蒸

傳言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

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養陰氣此亦當有夏至未段文觀志注為

約言之山案原文專就冬至言故但云陽氣微弱注統者至日本

兼冬夏至故云陰陽氣微疑劉昭所見白虎通文本如此惠氏

以為衍陰故使八能之士八人

集解惠棟曰易通卦驗云冬至始

字非也

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謂黃鍾或

六律或謂五行或謂律歷或謂陰陽或謂正德鄭元注云致八能之士者言選於眾人之中取習曉者使之調焉皆調和之也先謙曰八能謂撞鐘擊鼓磬吹管竿鼓琴之士鍾調則黃鍾蕤賓之律應鼓調則太簇之律應管調則夷則之律應磬調則林鍾之律應竿調則無射之律應琴調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以六器應入音故曰八能詳見下注或吹黃鍾之律間竿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竿長四尺二寸或撞黃鍾之鍾集解惠棟曰樂律圖徵云黃鍾生一

一生萬物故君子鍊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

擊黃鍾之磬集解惠棟曰阮瞻三禮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或鼓黃

鍾之瑟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曰瑟用槐木長八尺二寸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

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用馬革鼓圓徑八尺一寸易通卦

驗云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鄭元云馬坎類牛離類先之三日太史謂

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

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集解先謙曰官本卽作邸太子具樂器集解錢大昕曰太子當作

太子惠棟曰太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集解惠棟曰卽

守宮令也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集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入能之士或調正德

所行注云謂大部大夏大濩大武席鼓南西面令暑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

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陞

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已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

集解周壽昌曰案溜與雷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雷也溜亦或作雷前書枚

乘傳泰山之雷穿石是也舉手曰八能之士曰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

曰諾起立少退願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

命八能士曰呂次行事間音呂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

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竝作二十五闕皆音呂竽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

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竽於一人必從入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

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

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

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林鍾之律應正律曆正則夷則
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姑洗之律應五歲氣百川一合德鬼
得法度得則無射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歲氣百川一合德鬼
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歲氣百川一合德鬼
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
調下臣以法賀主教音調主以法賀臣著音調主以法賀臣著音調
琴音調主以法賀主教音調主以法賀臣著音調主以法賀臣著音調
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集解惠棟白注必從入
能之士鄭元易通卦驗注曰從成也又注天文鄭元通卦驗注曰
天文謂之三元易通卦驗注曰從成也又注天文鄭元通卦驗注曰
以報之黃山曰志皆音以琴承上間音以琴言皆下當觀間字也
韓非子琴者五聲之長又陳氏樂書昔女媧氏使隨裁篋竹爲琴
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以竽卽言漢
制也攷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卽笙類漢德尙火故獨有取於
竽西京自孝武置協律之官璧開樂府至孝元時京房作準而後
候氣之法備樂府設聽工以律知日冬至夏至樂工惟有竽工員而
不及笙見前書禮樂志哀帝罷樂府猶有存者迨王莽時遂并廢
八能之選備於臨時乃東都權宜之制也注陰樂陽樂於樂無徵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典同掌六律之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地然則樂以聲音耳成天者地故作陰樂成地者天故作陽樂

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衰商臣角民徵事

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曰阜囊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凡章表皆啟封

其言密事得阜囊盛送西陛跪授尙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尙書授

侍中常侍迎受報聞曰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集解惠棟

曰曰北宋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

賜集解惠棟曰令陸者曰次罷曰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

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

凡田獵者館沐凡臘臘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

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

道衰故不賀鼓以動眾鍾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

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曰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

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

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

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

者因爲之說非典文集解黃山曰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日嘉

九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

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

辰臘未祖蓋本緯說而陸因之非小數也呂覽孟冬紀饗先祖五

祀勞農夫以休息之月令饗作臘此固秦令其成書在始皇八年

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始更名臘曰嘉平則饗是更名後所易當

以月令作臘為正通典載漢復嘉平曰臘知漢臘即沿秦制獨斷

臘不記秦漢不以秦當一運耳後儒據左傳虞不臘矣之文謂周

以前蜡以息老臘以勞農同月兩祭蔡邕提之然左氏古文漢初

所不尚秦臘後改嘉平明即以代大蜡漢復臘不用蜡非蔡提之

也王者禮有因革秦勞農不息老養壯佼亟耕職者所尚漢之所

因也秦以前五祀冬祀行漢冬祀井而行別為祖臘以季冬不以

孟冬大享臘天子以祖亂帝官民皆祭其祖不聞復及五祀又其

所革也況可以入蜡之先臘一日集解先謙曰官大儺注曰儺卻

祭天地四方繩之乎本此句提行大儺注曰儺卻

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顛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

隅溷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

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

而迎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

子皆赤幘皐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

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儺之言善善童子也集解惠棟曰儺亦作振史記淮南王傳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

云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裴駢案薛綜云振子童男女李善云假之

左傳解詁曰桃所以逃凶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集解惠棟曰熊舊漢

儀作舊漢儀作丹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

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冗當作冗冗從僕射官名而龍切冗散也曰逐惡鬼于

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

皆赤幘陸倕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假子備請逐疫集解惠棟曰莊子逸

篇曰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

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

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蕙以通五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崇耳於是中黃門倡假子

和曰甲作食列集解惠棟曰案漢隸刑卽古文誥字玉篇曰刑古

交附其中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有攬

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黃山

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集解惠棟曰封

禪書殊狗禦蠱苗說文曰臬桀死之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驢

鬼亦爲蠱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媯

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捐魃

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淵女魃於神潢殘夔魃與罔象殪壅仲

而穢游光注曰魃魃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

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魃魃

象木石之怪壅仲游光兄弟入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

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

謂之山獺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

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暈埤蒼曰猶狂無頭鬼集解惠棟曰論衡

云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

位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注指當作指方

交切薛綜注云腦陷其頭也蕭統漢書音義云猶狂無頭鬼見字

林風俗通云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

指見之者黃山云志追惡凶秦蕙田據舊本追作造案造謂直造

惡凶所在而治之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

合三行從東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關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

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

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

總其輪梁使不得度還集解黃山百官官府各曰木面獸能爲讎

人師訖設桃梗鬱儻葦莖畢執事陸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一大桃樹蟠屈

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

茶一曰鬱儻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

黃帝法而象之殿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儻持葦索以御

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

占之時有神荼與鬱儻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

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

木削子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鷲性館林食麴魅魅者

也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門戶畫虎之形著

之門闕葦戟桃杖曰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

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侍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

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

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
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集解何焯曰侍侯特進侯也黃山曰鄧
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遺衛士大難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
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絃逐疫振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此安
帝永初三年事也讎獸十二有衣毛角此作之者象橐駝皆用生
物蓋踵事增華屢於舊典故可悉罷之方相氏黃金四目鄭注謂
如今魃頭說文類醜也今逐疫有類頭徐鍇云類方相四目今文
作魃許言今鄭亦言今是魃頭行讎自前漢相承至後漢末尙循

故事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

昏館味作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僕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

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曰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曰角抵樂闕罷遣勸曰農桑

周禮曰府史以下則

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瑰偉壯觀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王尊傳云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宿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後漢饗衛士於南宮見東平王蒼傳黃山曰饗遣衛士亦勞而休息之志列大難之後難之次日卽爲勞農大享臘之日後漢有勞農之典而諸帝無勞農之事蓋卽以遣衛士當之故鄧后詔牽連及之也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公

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曰下雉

獻帝起居注曰

舊典市長執鴈建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鴈侯

安八年始令執雉漢魏麤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為以

羔大夫執鴈士執雉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

璧以稱事不以貨役館禮庶羞不二千石自上殿稱萬歲禁

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舉觴御

與三公伏皇帝坐乃道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

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

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

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

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陸戟左右戎頭偏廕館林啟作館前向後

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

賜作九賓微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

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鄩日舉化為黃龍長入丈出水游戲於庭

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

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踟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

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擊臣以次拜微行

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

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麗以

清翫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儼

後漢志五

三

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嶽與天連雒陽宮關
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集解惠棟曰
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
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注陸漢官
儀作陪薛綜西京賦注云舍利獸名牲吐金故曰舍利雒陽宮闕
傳北宋本傳作簿黃山曰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
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
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
實千品旨酒萬鍾又云伶侏兜離罔不具集與注引蔡質說合又
東京賦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此言大朝會充庭之制謂陳乘輿車
輦旌鼓於殿庭也安本紀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徵樂不陳充
庭車乃太后以年饑省之又注太官賜食酒食酒乃酒食課制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蔡邕曰

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
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
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天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
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
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
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
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館誦履下禮記
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于宗廟社稷繫繫於山川鬼神

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鼓。揚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樂。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彼館。本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集解惠棟曰。注諸會食舉之樂。諸下脫會字。

禮儀志中第五

終

後漢書五

續漢志集解第五技補

禮儀志中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

除社稷

侯康曰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爲句府字衍通典及通志禮略載此文正無府字晉書禮志上云漢儀自立

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埽除社稷彼之尚旱卽此之上雨澤若少也彼借尚爲上耳盧召弓校晉志云少府亦有田租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屬之郡縣校續志云少府所領山澤之稅世祖已歸司農無所謂少府郡縣也二說自相矛盾當從後說然後說并刪續志郡縣二字則亦非也今案侯氏讀若少爲句是也然二字自爲句不當連上爲文也郡國以時上雨澤自係定制非必少乃上多卽不上也少者旱之漸故當埽除社稷以爲民祈福其果旱也則行雩京師主於公卿郡國主於官長耳就公卿言則府當卽指京師三府亦未必定是衍文矣至謂晉志之尚旱卽此志之上雨澤若少以尚古之尚通上計之上其說抑迂曲難從

公卿官長呂次行雩禮求雨注諸巫母大小

至女獨擇寬大處移

市

母原作母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注引仲舒奏記文與今本異而皆有脫誤注作女獨擇寬大處移市女似本對母言

且上文無收下文無內無得字皆作無亦不應此忽作母也

興土龍注具清酒搏脯搏原作搏下搏脯皆同依通考改官祭之

呂母飽

官本注母作母案通考作母

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

官本中作甲連上某字為文錢大昭曰閩本監本均

作甲柳從辰曰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以中書為中謁者令見漢舊儀作甲非今案漢禮殘闕志所輯拜皇太子拜諸侯王公兩條儀制皆甚簡略疑皆太后臨朝援立童幼倉猝之禮也中謁者即中宮謁者令所屬百官志所謂宦者主報中章是矣拜諸侯王公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則拜皇太子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其文一也且皇太子一而已奚必贊曰某甲又贊皇太子為謁者稱制答可者又即謁者亦嫌於無別此則仍當以從毛本為長矣

制詔其呂某為某注勤而戒之

孫星衍曰通典而作其

附注宋貴人秉淑媛之懿

官本注秉誤乘

威容照耀

官本注照作昭柳從辰曰典職儀作照

集解惠棟曰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

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漢魏先

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為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績以饗養穢污敬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駁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案伯之官職鄂望表字與祖俱同則伯必祖之誤

名曰乘之注旅帥執轡

官本注
帥誤師

貍劉之禮

至

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臠臘而寘水

案今風俗通寘

水作相

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貍臠

錢大昭曰當是嘗字之譌食

遺以水

可母加新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爲臠

祭

今案前書武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太醮五日臠五日祠

門戶比臘如淳曰臠音樓漢儀注立秋貍臠伏儼曰臠音劉

劉殺也蘇林曰臠祭名也貍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

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貍臠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貍

劉臠劉義各通耳又本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貍臠時共劫

更始章懷注亦云冀州北郡鄉諱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臠初不

言本說文今說文肉部臠下但云楚俗二月祭飲食也亦無八

月貍臠之說蓋臠無論以二月以三月以八月以十二月本自

爲祭名貍劉字本應作劉借作臠者當由貍乃獸名而劉爲帝

姓史臣意有所嫌故冊書從而改之非本義也觀鄭君周禮注

仍云今立秋有貍劉私居詮經固可無諱許君說文乃備進呈

之書並劉字不敢列入非止以字形不與古篆合其義抑或有

難說也是以多部貍下亦但云貍獲似狸者而終不及立秋貍

劉諸家說史強相牽合要無當也至徐堅所謂說文必猶是以

字林爲說

文之類耳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先謙曰

至故曰八能

謹案八能所屬緯書異說下注引樂

叶圖徵謂八士或調陰陽或調律麻或調五音其說未備觀易通卦驗云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麻或調陰陽或調五德則釐然別爲八能也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

錢大昭曰板書

百二十人爲侏子

侯康曰劉勰云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心侏子駸安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

至冗散也

今案毛本冗作冗官本同

與今本同也此字依說文固以惠說爲正顧自唐以來碑版相承以冗爲冗以冗爲冗其亂久矣字書謂冗同冗蓋據沈之作沉推言之其實亦微有辨則以用代尤者下固从九不从几也

後者爲糴注囚耕父於清冷

官本注

一名沐臚

柳從辰曰沐臚史記孔子世家注臚

作腫集韻作臚字書無臚字今案劉注作臚各本皆同必非誤字至五音集韻之臚字其右从厘此字不合六書據五音篇海本卽市塵臚字之俗寫又集韻之臚與篇海之厘其音均讀如纏可知臚亦卽臚之消寫而字書實漏載臚本字也

設桃梗鬱儡葦茭畢注一日神荼一日鬱儡柳從辰曰神荼鬱儡音伸舒玉律見郝氏

增訂金壺字考毆除畢官本注毆作毆是

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注郎官蘭臺令史二千官本注二千作三千

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侯康曰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鍾受賀張衡

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案侯意此文鍾鳴當如南齊志作鳴鍾也夫羣臣辨色入朝天子嚮明出治夜漏未盡非即受賀之時若鍾已鳴嫌於太早至當受賀時而後鳴鍾以爲於說爲近也然鍾固是曉鍾作鍾鳴亦無不可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蔡邕

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案文晚當爲免之誤

禮儀志下第六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後漢書六

梁

劉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不豫

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黃山曰御

案書金縢王有疾弗豫魯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偽篇引同皆今文

者惟白虎通謂不豫者不復豫政矣又顧命王不懌前書麻律志亦引作

明有疾不豫此亦今文釋詁擇豫樂也又懌服也豫安也服亦安

之意說文豫又作念念下引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又釋文據

馬融本懌作釋說文釋解也此亦古文不樂不安不喜不解皆就

疾言於政無涉史家沿爲天子彌留之稱當仍據顧命今文爲說

謂疾甚失其常度不自安耳然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

後世則皆僅知有白虎通義已

藥監集解惠棟曰嘗藥監六百石宦者爲之黃山曰天官五醫惟
臣以下閭寺內醫皆統於冢宰俾大臣得制馭考察之前漢太醫
太官隸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其遺意後漢少府專隸司空而
太醫太官遂主於宦者嘗藥丞之設據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
百官志章和以下所增尤前漢所無也

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

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集解惠棟曰沈

約云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建司徒分詣郊廟社稷登遐

皇后詔三公典喪事集解黃山曰漢之喪儀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說見趙憲傳稽之三代夏受虞禪舜之喪

禹主之殷則高宗諒陰三年聽於冢宰周武王崩周公立成王成王崩召公畢公受顧命輔元子尚書史記大略可徵周禮九嬪大

喪從后序哭而已不聞后得預政也漢自高帝崩於呂后之手置相大事授指婦人祕喪植權亂於此輒稱詔主喪遂爲西京故事

然光武懲前愆後一切皆以遺詔行之則皇后仍不得預憲傳言帝崩受遺詔典喪禮足其證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

亦不預可知蓋自殤冲短祚中閭安帝崩於乘輿遺詔不行皇后遂復稱制觀安帝崩閭后祕喪還宮冲帝崩樂后不欲發喪皇后

主喪史皆有據則斯志所輯亦東都中晚之典制耳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

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官府各警北軍

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尙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

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

將女執事黃緜緜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縷以緜緜十二重以玉爲襦

如鏡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

之前皆飯哈珠玉如禮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斂解惠棟曰范豈穀梁注云含口實禮緯云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合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貝璧一作碧樂冰如禮周禮

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塞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凡應劭曰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

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集解惠棟曰杜子春周禮注云

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劬兵皆以

竹使而已符第台會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爲大信見杜詩傳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

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梓宮者禮天子

瑩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

飲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也凡人呼棺亦大斂于兩楹之間集解黃山曰穀梁定元年傳戊辰公

爲宮也卽位殯然後卽位也又引沈子曰正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正棺謂既內尸於棺遷而止之卽所謂殯矣楹弓載殯於兩楹之間爲殿制天子諸侯南而出治位於兩楹之間殯亦如之則三代所同穀梁言諸侯通於天子徐氏乾學謂卽後世柩前卽位之儀所出是也惟志言大斂於兩楹之間卽繼以安梓宮內諸物下釘去牙太常上奠是先置梓宮於楹間卽於此大斂內尸橫塗無所謂殯矣當山漢典殘闕不能致詳耳

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

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

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集解惠棟曰百官志治禮郎四十七人屬大行令東觀漢記百官表

日大行丞有理禮員四十七人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

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

言具謁者曰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曰次立後皇太子

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

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

如禮

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駟

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琮璪琮以斂

尸棺也璧琮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

渠眉玉飾之溝珠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珠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

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

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

束鄭玄注衽衽小腰

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

尚食

五尚尚帳尚衣尚席亦是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也舊有

次奠

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願命太子即日

卽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

集解先謙曰官本坐作座北面稽

首讀策畢弓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中黃門掌

兵弓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

集解黃山曰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

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注玉鎮大

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肅禘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願命陳寶於

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鄭云大祭之時陳之以

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此玉具當卽玉鎮寶器之屬故與

三

珠劍並陳如願命儀至告令羣臣舉
授太尉執爲信守自係漢家故事 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

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兵官戎 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應輕車介士集解黃

山曰兵官戎三字爲文既不可得解合下三公太常爲文
辭亦不相屬注何以涉及車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

器介士知此文必有誤脫矣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

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 文帝遺詔天下吏民 先葬二日皆且晡臨既葬釋

服無禁嫁娶祠祀 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 佐史曰下布

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

無得擅 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曰葬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

集解惠棟曰服虔云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 部刺史二千石

服也又注緣下有也字織下有者字釋下脫服字 部刺史二千石

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 集解黃山曰及

各形近之誤謂皆

得不遺人 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曰木

爲重高九尺廣容八尺集解黃山曰入應舊無得其說者此即重

史記滑稽傳銅厯爲棺小司馬注厯即釜兩也其證士喪禮重

木刊鑿之鄭注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皆孔也士重

木長三尺敖注鑿其前爲二孔而以符貫之爲縣高之用又新盆

樂瓶廢敦重兩皆濯鄭注重兩將縣於重者也開元禮重三品

以上長入尺四品五品長七尺六品以下長六尺橫者半之太常

因革禮重一品挂高六五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皆卽本漢魏相

承之制天子重高九尺則挂隔入可知廣卽言其橫入尺之重橫

半四尺容隔六則九尺之半不足容入隔至尊異禮故不拘橫半

而以足容入高爲制此又義之可推見者也晉書皇后杜氏崩有

司奏陵所作凶門拍厯成帝詔停之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

祭繫於木喪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范

堅說凶門非禮禮有縣重形似凶門後又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

行之據此柏厯卽重兩柏者以柏木爲重也置於庭爲重出於門

外以表喪爲凶門天子皇后又於陵所爲之則離而爲二蔡云繫

二瓦器乃六尺三尺之重所縣隔據范云俗遂行之知當 喪曰葦

時士民皆沿用凶門拍厯而變隔言厯則自漢已然矣 喪曰葦

席巾門喪帳皆曰輦車皆去輔輻疏布集解惠棟曰王 惡輪走卒

皆布構積太僕四輪輦爲寶車集解錢大昕曰僕下脫 大練爲屋

幟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

集解惠棟曰凡

國祭祀喪娶之事太史掌奏夏日也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纒帳

呂覆坊集解先謙曰官本坊作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使房如禮

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天子

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

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大明中高一丈七尺四

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

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

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

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

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

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澤雜物并漆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

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大駕太僕御方相

幸者皆守闕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氏黃金四目象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

周禮曰方相氏

大喪先板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殿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

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周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表以

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集解陳景雲曰注天子旂之制長

至石焉十三字乃上文治黃腸題湊之注誤入於此

季似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翬旒曰天子之柩

集解惠棟曰周禮小祿置

銘鄭眾注銘書死者名於墓今謂之柩賈公彥云漢時謂銘爲柩
賓循葬禮曰杠今之旛也以緇布爲之梓棺題姓名而已不爲柩

飾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

集解黃山曰古之有諡本始於天子周書諡
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於後作諡

法白虎通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
喪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曾子問孔子
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諡之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諡君父
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曰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諡之

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

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

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

集解黃山曰說文次不前不精也穆天子傳四次車之乘

郭注次車副車也廣雅釋詁三科本也次科即諡策哀策之副本推詳漢世南郊奉策有諡策有哀策諡策稱述德美以著定諡之義所以衰之哀策又累其功行稱諡以誄之即曾子問所謂惟天子稱天以誄之也諡策稱大行皇帝哀策改稱某諡皇帝故亦曰諡哀策二者皆以篆文故別錄真書副本以進皇帝名皇帝次科耳

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

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

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畫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綿長三十丈大七寸爲

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曰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

裳校尉三人

集解錢大昕曰三下脫百字當依獻帝紀注增

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

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

列

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注引此文作擢歌音徒了反

鐸司馬八人執鐸先

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百人之

帥執

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

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竄東北面西上皇帝白

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輻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

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禮獻如禮司徒跪曰

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

日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

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嵩中外

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晉哲曰此明帝顯

尉讀諡策藏金匱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次言太史令自車南北

於司徒故藏哀策明器之屬皆以司徒督之上有二也陵事掌

則司徒非別奉有諡策可知且諡策太尉掌之不屬於司徒既藏

取諡策哀策則諡策與哀冊並列玄宮神座不藏金匱乃禮之變

矣通典載陳武帝崩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

稱大行以別嗣王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輶輓版奏皆稱某諡皇

帝今祖祭已奉哀諡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蒙

書藏于玄宮謂依梁儀稱諡以傳無窮詔可言已奉哀諡又言哀

策在庭足設諡哀策之即為哀策六朝時猶止哀策藏陵內也言

帝頌節陵中策亦即哀策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

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符入盛容三升鄭玄注

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符入盛容三升既夕曰

符畚種類也其黍一稷一麥一粟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蕡三

容蓋與籃同黍一稷一麥一粟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蕡三

容三升醴一醴一屑一鄭玄注醴一酒一載呂木桁覆曰疏

布集解惠棟曰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

瓦為之受五斗口徑一尺脰醴一酒一載曰木桁覆曰功布集解

高二寸太中身兒下平底日三禮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瓦鏡一形矢四軒轅中亦短

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既夕曰乘骨鐵短衛鄭玄注曰衛形矢四骨短衛也侯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鐵短衛示不

用也生時乘矢金鐵凡為矢五分箭形弓一厄八牟八鄭玄注既

長而用其一通俗文曰細毛雜也湯豆八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入槃匱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匱盛器也

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虞錘四無虞

爾雅曰大鍾謂之鐻郭璞注
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鏞

磬十六無虞

禮記曰有鍾磬而無龔
成鄭玄曰不懸之也

壎一簫四笙一箎一祝一敵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禮記
曰琴

瑟張而不平竿
笙備而不和

干戈各一竿一甲一冑一

既夕謂之役器
鄭玄曰竿矢般輓車九

乘芻靈三十六匹

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
爲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

瓦甕二瓦釜二瓦甑

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

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

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

集解惠棟曰貨
苑傳云薪葉干

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
橐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

贈玉珪長尺四寸薦曰

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

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

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

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祠以贈所以重郊

容根車游載容衣

黃山曰容根車即金根容車游載容衣謂司徒至便殿並聲騎皆

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尙衣奉衣曰次奉器衣物

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

皇后目下皆去纍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

不書諡虞禮畢附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屬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

尺置廬中望外內張縣絮以鄣外以結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

以皓皮四方置廬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

廬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垆中望內外不出室

堂之上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

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

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

集解惠棟曰鄭氏祭法注云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

一尺后主七寸春秋正義喬次仲曰右主入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曰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先大駕日游冠衣于

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

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織醴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

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集解惠棟曰冠用留黃色百官衣阜集解黃山曰留

帛廣雅釋器留黃絲也集韻絲縞也說文莫艸也黃阜其質皆縞

帛莫艸染色也帛縞也廣雅釋器縞謂之阜又阜縞黑也說文縞

帛黑色也廣韻阜黑縞也改服縞帛明己釋服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日特牲不進

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皆在周垣內

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

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

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

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步帝王世紀
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
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
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
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
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
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
在雒陽館去雒陽五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
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館本
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九畝二十步館本
封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
入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
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
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
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
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
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
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
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
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
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
里祭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曠野棗樹館鉢被燒汧河南尹
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
崩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

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
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若館驛燒取玉柳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
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咸
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
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
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爲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
莫如無利藏者葬之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
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
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爲利甚厚固
難禁也國爾大家爾富其葬爾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
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
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爲巨隴
漢解縣誌相公孫叔敖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蔽或設闕庭都邑
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
與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
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爲慮然後爲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
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爲世笑矣而爲之闔庭以自表此何異彼
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
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
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爲

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台黨連眾而謀名巨大墓上曾不能禁棺槨下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亦棺槨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瑱璠斂孔子厝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集解吳仁傑曰案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康成云八十縷為一升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別其經以八十縷為一升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呂氏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麗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無升數特話轉為知陵切耳鄭謂升當為登登成也而知陵切亦訓為成今織具白苧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粗者齒縷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黃山曰注冲帝懷陵西北上當有在雒陽三字質帝諱陵門上當有司馬二字吳說今織具白苧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山案禮雜記疏總麻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朱子通解曰抽其半是一苧只用一經集韻苧織具白當作曰苧苑均苧之謬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呂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字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

日樞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鑼鼓天子舉哀

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

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

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

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合葬羨道開

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

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

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

曰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集解黃山曰志不著皇后大喪儀溯東漢

然桓帝梁后之崩固嘗賜諡建陵雖以梁冀之誅不旋踵貶后爲

責人諡奪陵廢其自初終以訖於葬非無可言蔡邕和熹諡議云

漢氏母氏無諡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

德上下優劣是則后諡始於東漢本惟太后有焉故得加用帝號

諡以一字其兩字者皆追尊贈諡也梁后之諡懿獻爲漢特典何

以無紀蓋后始崩冀方擅權自用一切儀制皆冀主之葬掩兩旬

其爲逾侈必有不足垂後者冀

敗黜罷遂并其文案刊犁之耳

六

六

六

六

六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神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

集解先謙曰官本官作宮

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

賈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弓下坎侯

漆

丁字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

宮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空中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

國二千石六百石弓至黃綬皆賜常車驛卒贈祭宜自佐史弓上

達大斂皆弓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

免經去杖不敢弓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

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

自王主貴人弓下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已蒸龍首魚尾華布
牆繡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已上有輜左龍右虎
朱鳥玄武公侯已上加倚鹿伏熊千石已下繡布蓋牆魚龍首尾
而已二百石黃綬已下至于處士皆已簞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
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
贈璧帛載日命諡如禮下陵羣臣醴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
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禮儀志下第六

終

後漢書六

續漢志集解第六校補

禮儀志下飯哈珠玉如禮注諸侯飯以珠哈以珠

錢大昭曰下珠字當作璧案璧

徑九寸不可以哈且固玉也抑與天子無別惠氏補注謂璧一作碧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蓋次於玉也則注哈以珠宜即哈以碧之譌

安梓宮內珪璋諸物注以大斂焉加之也

官本注以作於

通於天也

官本注也

是作地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注天下吏民

官本注天下上

佐史曰下

官本史作吏案據後文皆作佐史則此作吏爲誤字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注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

官本注諸帝上

有前漢二字

執戈揚楯注以戈擊四隅殿方良

官本注殿作殿是

甌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

至

兌下平底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三禮圖甌甗文與惠

引頗異然似有誤字惟容五斗則不誤禮器君尊瓦甒鄭注亦云瓦甒實五斗與志言容三升者不相侔矣今案論語鄭注甒容斗二升儀禮鄭注甒容一斛綱禮記鄭注甒容五斗志所載則其容各止三升蓋明器纒取備物制自如此非有誤也否則醴醴百甒之死而致生之轉陷為不智矣

骨短衛注鄭元注曰

至

示不用也

官本注曰上無注字示上多亦字

牟

柳從辰曰內則敦牟卮匱鄭注敦牟黍稷器也陸氏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為牟是牟形為釜矣今案牟卮卮也敦牟亦卮

是兜整兜整本一作兜牟首鎧也廣雅釋器整卮也鎧以金為之曰整以土為之亦曰整內則之牟鄭本讀為整故釋文亦以土釜說之其式略如冠故並沿為首鎧之名荀子禮論淮南子記論均早以整說冠是又不必定為軍中之冠名此如釜為炊器亦為量名名同而物則異至謂軍中首鎧可就為炊具乃傳會之失前人已辯之卽此所謂牟亦專是盛物之器並非炊器也劉注以下文自有豆籩以盛黍稷故別取儀禮注說之

竽

官本字或譌竽一竽注並同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

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十九引此文三升作二

升二升作一升

耐於廟如禮注爲雨人

官本雨作備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亦作雨案此譌文不可強通豈有偶人無頭

而能起坐如生者太室神堂尊嚴之地抑又何容有此也

備三爵如禮注世至爲邱隴集解何焯校本云至疑之

今案至當作主又

注其視萬世猶一瞑也

錢大昭曰今呂覽瞑作曠舜葬紀亦不變肆錢大昭曰今呂

覽亦作市案官本作市蓋本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至皆賜器

錢大昭曰賻錢之制見中山簡王烏濟北惠王

壽傳志不載今案二傳言賻僅及諸王其在諸侯公主公將軍特進當亦同有賜賻之事穀梁隱三年傳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志所載皆賻之事故不及賻也